

“河西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

河西史探

HEXI
SHITAN

闫廷亮 著

作者潜心研究河西历史十余年，对书中涉及的主要问题都能在充分占有基本史料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并通过认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研究中，作者把着力点放在北朝及隋唐河西历史方面，对相关史学界已有关注但仍存在争议的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前人在此问题上的歧异。同时，本书还对学术界在河西历史文化研究中很少涉猎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具有开拓性。

环境篇/军政篇
经济篇/文化篇



甘肃人民出版社

河西史探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高廷亮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河西史探 / 闫廷亮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226-04268-7

I. ①河… II. ①闫… III. ①河西走廊—地方史—研究 IV. K29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8224 号

责任编辑: 赵金祥

装帧设计: 马吉庆

河西史探

闫廷亮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20 千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ISBN 978-7-226-04268-7 定价: 33.00 元

序

闫廷亮同志是甘肃高台县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目前正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廷亮同志生于河西，长于河西，熟悉河西山川地理，又长期在河西学院工作，从事中国古代史和河西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拥有研究河西历史得天独厚的优势。本书就是他在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对河西历史文化进行探索的成果总结。

自古以来，河西地区在地缘政治上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尤其在汉唐之际，河西地区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道，也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角逐的重地，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许多学人关注河西历史，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河西开发史研究》、《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河西史研究》、《五凉史探》、《先秦汉魏河西史略》等。廷亮同志《河西史探》的出版，无疑是河西地方史研究中的又一重要成果。

众所周知，“河西”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泛指甘宁青段黄河以西之地，狭义则专指河西走廊地区。本书所言“河西”主要以广义概念为视角，对河西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作者所

论，就地域而言，主要涉及河西走廊及河湟地区众多史事；就时间跨度而言，自先秦至明清皆有关注，并以北朝隋唐河西历史为主；就学术领域而言，涉及环境、军政、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这也正是河西历史发展当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就此而论，本书的上述特点体现出作者长期关注河西历史，并以之为研究领域的较为广阔的史学视野。

作者潜心研究河西历史十余年，对书中涉及的主要问题都能在充分占有基本史料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并通过认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研究中，作者把着力点放在北朝隋唐河西历史方面，对相关史学界已有关注但仍存在争议的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辨析，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前人在此问题上的歧异。同时，本书还对学术界在河西历史文化研究中很少涉猎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具有开拓性，值得肯定。

在与廷亮同志交往的二十余年中，深知他潜心河西历史，治学严谨，勇于进取。笔者对河西历史也有所涉猎，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成为挚友。现在他的《河西史探》一书即将付梓，可喜可贺。相信该书将进一步推动河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学无止境，希望廷亮同志继续努力，在河西历史研究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是为序。

田 澍

2011年9月20日于西北师大文史学院

目 录

CONTENTS

序 001

环境篇

古代河西走廊的环境问题 003

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环境资源保护实践 019

半城芦苇半城庙

——古甘州生态、历史、人文的诠释 034

军政篇

隋唐两代西北边疆的嬗变 053

隋炀帝西巡河西 063

大斗拔谷事件真相及相关问题 076

唐前期河西节度使辑考 089

五凉时期的敦煌著姓氐氏 110

经济篇

古代河西的桑蚕丝织业 125

汉唐时期河西的盐业生产 134

北魏对河西的经营开发 147

西魏北周时期河西经济社会的发展 156

隋代对河西的经营开发 167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手实文书的编制与类型 183

文化篇

五凉敦煌学者刘昉 201

五凉文化繁荣的原因及历史影响 211

河西宝卷思想内容及其特点 226

河西民间舞蹈简论 237

高台县新坝乡光明村《王氏族谱碑》考述 241

西夏文本学（译文） 259

后 记 271

环 境 篇

古代河西走廊的环境问题

古代河西走廊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以及在政治、军事和中西交通方面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中央王朝以及地方割据政权都十分重视对河西的经营和开发。其间，令人尤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人们尽量利用天然环境发展农牧经济，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至唐代，这里已是“阡陌相望，桑麻翳野”，史称“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①。但是，自西汉至清末近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人类的活动却导致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的产生，给人类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严重地制约了河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正确审视历史上环境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环境问题的存在

环境问题是指环境的结构与状态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作用下

^①《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八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919页。

发生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变化。在古代河西走廊两千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归纳起来，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天然绿洲的沙漠化

河西地区地处西北内陆，属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历史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地方的天然绿洲沙漠化现象表现得非常突出，典型的区域主要有：

1. 石羊河下游民勤西沙窝古绿洲

在今石羊河下游民勤绿洲的西部，有一条南北长 135km，宽 20~30km 的沙漠化地带，俗称西沙窝。如今在这片茫茫沙海中还残存着沙井柳湖墩、黄蒿井、黄土槽、端子号等新石器时代原始聚落遗址，并由北向南依次排布着三角城、连城、古城、文一古城等多座废墟，其周围还暴露着各种丰富的古代遗物和成片的古弃耕地，向人们昭示着昔日绿洲的繁荣。据李并成先生考证，连城和文一古城遗址分别是西汉武威郡所辖武威县和宣威县治所；最北端的三角城遗址是汉代一处城障烽燧；处于连城和文一古城之间的古城汉时称平泽亭或晏然亭。^①汉代这里曾是一个土地肥沃、五谷丰登的地区，史称武威（即连城遗址）以西地方，“风雨时节，谷黍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②从这些城址的设置和史料反映的情况看，汉代石羊河下游大规模的农业开发正是在今天沙浪滚滚的西沙窝地区展开的。但不久位于西沙窝最北端的三角城一带首先遭受沙患之害，自然条件趋于恶化，天然绿洲渐次向沙漠演化。1945 年阎文儒先生曾在三角城一带掘得汉五铢钱、漆木片、铜镞等

①李并成：《残存在民勤西沙窝中的古代遗址》，《中国沙漠》1990 年第 2 期。

②《汉书》卷 28《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654 页。

器物，并断定此城在汉末即成废墟。^①历经魏晋南北朝，西沙窝绿洲由北向南沙漠化进程更为迅速。至唐代，凉州所辖武威县虽仍置于汉武威县故址（即连城遗址），但该县在唐初仅存在了 27 年即已废弃，而汉代宣威故址（即文一古城）在此时仅为一戍所，^②已非昔日县之规模。可见，西沙窝这片曾经绿波荡漾、人烟扑地的古绿洲，历经汉唐就已逐渐变成了流沙壅起的不毛之地。

明清两代，随着人口的增殖，石羊河下游南部绿洲（今民勤坝区绿洲）又进行了大规模开垦。不仅坝区绿洲农田集中连片，而且湖区绿洲也得到耕辟。无节制的开垦，过度的樵柴，最终也导致了这一地区土地的沙漠化。乾隆十四年《镇番县志》载：“今飞沙流走，沃壤忽成丘墟。未经淤压者，遮蔽耕之；陆续现地者，节次耕之。一经沙过，土脉生冷，培粪数年方熟。”^③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下，这一地区土地最终沙漠化。

2. 黑河下游居延古绿洲

黑河古称弱水，在其下游的茫茫沙海中，如今残存着古居延城、乌兰德勒布井城、温特根博日格城、亚不赖城、绿城、小方城、大方城、破城子、黑城、唐宁寇军城等多座古城遗址，地表景观为连片风蚀古耕地遗迹与吹扬灌丛沙堆、流动沙丘相间分布，早已干涸的古渠道时断时续，历历在目。由此表明，这里的沙海戈壁昔日曾是一片繁荣的绿洲。据史书记载，西汉时这里曾是张掖郡居延县的辖区，东汉置居延属国，唐代设宁寇军，西夏置黑水镇燕监军司，

① 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下）》，《社会科学战线》1987 年第 1 期。

② 李并成：《唐代凉州（武威郡）诸县城的调查与考证》，《敦煌研究》1990 年第 1 期。

③ [清]张绍美总修，张克复等校注《五凉全志》第二卷《镇番县志·地理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93 页。

元代设亦集乃路总管府。由于这一地区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为解决边防驻军的粮食供给，从西汉至元代都曾进行过不同规模的垦田。但这片昔日繁荣的绿洲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的呢？对此，众多学者做过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一般认为居延古绿洲的沙漠化，初期发生在古居延泽地区（即汉代垦区的大部），时间约在 6 世纪中期以后，后期则发生在三角洲的中上部（即黑城一带），而整个绿洲的荒废沙化，其时间当在 14 世纪以后。^①

3. 马营河、摆浪河下游古绿洲

马营河、摆浪河属黑河支流，流经今酒泉市清水镇、屯升乡、高台县新坝乡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等地。现今下游地区，因早已无地表径流注入，形成大片沙漠化土地。其范围南起高台骆驼城以南，北抵上干河、古堆窝，西至明海乡五个疙瘩，东到柳古堆墩滩以东，南北延伸 10~20km，东西横亘 35 km 许，总面积约 450 km²。其地表景观为连片的风蚀弃耕地以及分布其间的裸露新月形沙梁、片状流沙地和半固定白刺灌丛堆。大部地区阡陌、渠堤的痕迹仍清晰可辨，马营河、摆浪河下游干涸的古河道贯穿其中。地表随处散落着红色和灰色陶片、碎砖块、石磨残块等物，区域内残存着骆驼城、许三湾城、新墩子城、草沟井城、明海子城等多座古城废墟。据考，骆驼城为十六国时期北凉建康郡故址，迄北周沿而无缀，唐代设建康军。许三湾城在汉晋时为一军防屯戍之所，唐代沿之。新墩子城为东汉光和三年以前之酒泉郡所属表是县城，光和三

^①参见侯仁之：《居延和阳关地区沙漠化的初步考察》，《侯仁之燕园问学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震达等：《内蒙古西部古居延——黑城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变化与沙漠化过程》，《中国沙漠》1983 年第 2 期；景爱：《额济纳河下游环境变迁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 年第 1 期。

年（180年）表是大地震后废弃。草沟井城为光和三年表是县城（新墩子城）废弃后所筑表是县新城。明海子城可能即后凉至西魏凉宁郡园池或贡泽县城。这些古城除新墩子城废于光和三年大地震外，其余均在唐代以后废弃。^①清代前期许三湾城、草沟井城又复被利用，筑堡屯田，不久再度荒废。

4. 昌马河洪积冲积扇西缘古绿洲

昌马河为疏勒河上游，自玉门市昌马大坝出山后，形成了一片半径约50km的洪积冲积扇平原。沿此扇西缘有一条长约80km、宽5~8km的沙漠化地带，西起锁阳城以西11km的踏实农场，东北至布隆吉乡肖家地古城以东，总面积约450km²。今天这里虽已满目荒凉，沙尘泛起，但古代的灌溉渠道、田垄阡陌的遗迹仍清晰可辨，无疑曾是古代一块繁荣的绿洲。古绿洲内残存兔葫芦、鹰窝树两处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和锁阳城、南岔大坑城、破城、马行井城、半个城、旱湖脑城、肖家地城等多座古城遗址。其中以锁阳城规模最大，周围古垦区面积最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城址东南残存古拦水坝一道，其上源与昌马河出山口相通，下流则分为数十条古灌渠引至锁阳城周围，每一灌渠又分为若干支渠，呈树枝状分布，绿洲面积约50万亩。据李并成先生考证，锁阳城始筑于西晋元康五年（295年），为新置晋昌郡郡治冥安县城，十六国五凉政权沿之，北魏时为晋昌戍城，北魏末废戍复置晋昌郡及所领冥安县（治所仍在锁阳城），隋设常乐县，唐代为瓜州治所晋昌县城，五代、宋初、西夏时亦置瓜州。夏亡，州废，元至元十四年（1227年）复立，二十八年徙居民于肃州，至此废不为州，人去城空，锁阳城开始衰落。

^①参见李并成：《河西走廊马营河、摆浪河下游的古遗址及沙漠化过程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历史地理专号）；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5~64页。

至明代，锁阳城又被重新利用，名为苦峪城。然正德（1506—1521年）后，由于明廷对嘉峪关外采取弃置政策，不复经理，关外诸城被吐鲁番、哈密、蒙古等部争夺，苦峪城随之残废，周围大片农田荒颓，到清中期已完全沙漠化。^①

以上所举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绿洲沙漠化地区仅仅是大面积的具有典型性的，除此之外，石羊河下游红沙堡沙窝及其以南地区，红崖山附近黑山堡以至野猪湾堡一带，张掖“黑水国”地区古绿洲也是在历史时期逐渐沙漠化的。

（二）林草植被的严重破坏

在祁连山冰雪融水的哺育下，古代河西地区天然植被较为良好。史载：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②燕支山（又名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美茂，宜畜牧，与祁连山同”^③。凉州番和县有南山，又名天山、雪山，“山阔千余里，其高称是，连亘数郡，美水丰草，尤宜畜牧”^④。不仅走廊南山如此，就是今天已成秃山童岭的走廊北山龙首山、合黎山一带，西汉时亦是“生奇材木”，“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林

①参见李并成：《锁阳城遗址及其古垦区沙漠化过程考证》，《中国沙漠》1991年第2期；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0~118页；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6~88页。

②《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索隐”引《西河旧事》，中华书局，1956年，第2909页。

③《太平寰宇记》卷152“甘州删丹县”条引《西河旧事》，中华书局，1999年印影本。

④《太平寰宇记》卷152“凉州番和县”条。

木”^①。走廊之内更是绿洲连片，草木葱茏。史称，姑臧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泽中，其间或乃无燥地。泽草茂盛，可供大军数年。”^②昭武“地当山麓，前临水湄，材阜林椒，天然幽胜”^③。高台“水泉环绕……树木荫浓，殊有郁葱佳致。”^④敦煌“山水环抱，林木葱郁。”甘泉水（今党河）河谷“美草……流瀑布桂鹤……蔽亏日月”^⑤。在河西设郡前，这里曾是众多游牧民族理想的牧地。我们仅从一度占领河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匈奴被迫西迁时所留下的那首“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民歌中，不难想象早期河西地区林草丰茂的良好天然植被。

然而在河西两千多年的开发过程上中，由于人们大量地用做燃料、饲料、肥料、手工业原料等对其大量砍伐，过度放牧，造成大面积的植被严重破坏。与此同时，随着历代在河西大规模移民实边，屯垦开发的进程，绿洲内的天然植被被大面积刈伐破坏而代之以人工栽培作物；用于建筑材料、薪材等，山区的天然林木被大量砍伐，致使许多天然绿洲渐次沙漠化，曾经草木葱郁的山岭变成了濯濯童山。

史书记载中最显明的地域，如走廊东部的庄浪卫(今永登县)境

①《汉书》卷94下《匈奴传》，第3810页。

②《魏书》卷4《世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108页。

③〔清〕钟赓起著，张志纯等校点：《甘州府志》卷4《地理·名胜》，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56页。

④〔清〕黄文炜著，吴生贵等校注：《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志池》，中华书局，2008年，第313页。

⑤P2005号《沙洲都督府图经》，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页。

内，其“东西山木，系一方屏蔽”^①。到清代中期以后，林木被砍伐殆尽。古浪县东南的黑松林山，清乾隆时“昔多松，今无，田半”^②。至嘉庆十年(1805年)这里已是“绝少草木，令人闷绝”^③。县南三十里黑松堡，“昔则松柏丸丸，于今牛山濯濯”^④。黑河上游的松山(民乐县南)，昔日“山上山下布满松柏”，至清末“虽变为良田，而松山之名犹未改也”^⑤。又武威山区“往者林木茂密，厚藏冬雪，滋山泉，故常逢夏水盛行。今则林损雪微，泉减水弱，而浇灌渐难，岁唯一获，且多间歇种者”^⑥。山区林木的大量砍伐造成水源涵养功能减弱而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再如前述秦汉之际水草美茂让匈奴留恋不已的焉支山，到清嘉庆二十一年(1861年)修《永昌县志》记载：“又名青松山，向多松，今樵采殆尽。”以上所举，仅仅是一些典型性的材料。有关河西地区历史时期植被破坏与变迁的历史进程，李并成先生已做过详尽的考证。^⑦

(三) 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由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导致自然灾害特别是旱、蝗、沙尘暴等灾害时有发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日益加重的趋势。据冯绳武先生研究统计，河西地区自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明末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1774年间，有史志记载的与历史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资料共计138条。若按年份计

①王之采：《庄浪汇记》，万历四十四年，兰州刊本。

②《五凉全志》第四卷《古浪县志·地理志》，第380页。

③祁韵士：《万里行程记》，《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④《五凉全志》第四卷《古浪县志·地理志》，第378页。

⑤《甘肃新通志》卷7《舆地志·山川》，宣统元年(1909年)，兰州刊本。

⑥《五凉全志》第一卷《武威县志·风俗志》，第49页。

⑦参见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6~182页。